

生/活/随/笔

## 桂花说了算



杨晶

都说八月桂花香,这个八月是农历八月。中秋前后,既无夏之酷热,也无冬之严寒。然而今年的农历八月,都不这样说了,桂花集体罢工了嘛。小区,单位,路边,公园……一树树圆滚滚的碧绿、墨绿、油绿,无比形象地展示着朱熹《咏岩桂》中那句“叶密千层绿”,却对后半句“花开万点黄”不予理会。别说万点黄,一点黄也不给。哪有时间理会嘛,一门心思对付那不寻常的热呢。

九月底了,温度照样直往三十八、九度上蹿,若干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活了几十岁了,还从没看到过都九月底了,还天天三十八、九度的。”桂花开花的温度大约在二十七、八度,快四十度了,凭什么开?你温度高不高是你的事,我管不着,我开不开花是我的事,你也管不着。拒绝开花,那个有名的牡丹与武则天的故事中,武则天为第二天的赏玩,下令百花在寒冬时节开放,牡丹不理,由此被贬至洛阳,一座牡丹城由此诞生。

因为冷,牡丹拒绝开花;因为热,桂花拒绝开花。听从于内心,花大盈尺如牡丹者可以,花小似米如桂花者同样可以。

但八月不闻桂花香,活了几十岁了,还真有点不习惯。尤其这些年来,小城一到农历八月,便是满城桂花香,风自然是香的,阳光亦然,连雨都缠绕着桂花的香气。闭上眼,深呼吸,遥远的桃花源,其实就在身边。

但再热也将过去,天气转凉总会开一点吧,哪知这个凉转得太陡,过山车似的,轰隆一下就跌进了二十度以下。从短裤到秋裤,人们的调侃并不夸张,反正我见过穿上薄羽绒的可不止一人,看来,桂花铁定要缺席这个秋天了。还好八月份在昆明呆了几天,在植物王国的桂花树喷了我满身的桂花香。

和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却发现和往常不一样了,与其说是扑面而来的空气中多了一层桂花香,不如说是扑面而来的,全是桂花香。咦,桂花开了?开了!我的看来原来是我的想当然。只是开得不多,两行桂花树,开花的不到一半,还皆让那万层绿给遮掩着,而那桂花香可不藏着掖着,任性得很,就要跟着你追着你围绕着你,你走一步它走一步,你到哪儿它到哪儿。桂花树上,一群系着黄色腰带的黄腰柳莺,“叽叽喳喳”的,将横在嘴边的笛子吹得那才叫个欢,不单好听,还好看。满口的桂花香。

随手从古诗词中摘得几瓣桂花。王维的“人闲桂花落,闲有安静意,只有心静神宁,才会听到花开花落。李清照的“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不需要红绿之艳丽色泽,照样属花中一流。曾几的“虽非倾国色,要是恼人香”,桂花的容貌一点不张扬,香气可是不是一般的张扬,简直能把人撩拨得恍兮惚兮,不知今夕何夕。尤喜辛稼轩的“怕是秋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这一句,染教世界都香,好慷慨的施予者,好霸气的桂花香!那香,既清雅绝尘,像是来自皎皎白月光,又温暖甜蜜,像是来自人间烟火熬制而成的一块巨大而无形的糖。香甜的糖。想起远去的糖果厂,想起妈妈用一双在糖果糕点里翻腾腾那的手,为我们捧出的桂花糖、桂花糕、桂花酒酿。世界都香,恰如有妈妈相伴的时光……

蛰伏已久的秋雨,说来就来,天地间倏忽迷蒙一片。毕竟已是深秋,桂花能开多少是多少地开着,还没开的,估计将继续碧绿、墨绿、油绿,开得散漫的,估计将继续意兴阑珊。

原来又是我的一次想当然。天天行走在桂花树下,走着走着,就看见那些桂花树,没开的全开了,开得羞怯的,豪放起来,开得零星的,密集起来。细细碎碎的小花朵,沸沸扬扬地怒放,于是银桂身上落满了莹白的雪,金桂和丹桂,被淡黄的霞与橙红的锦,一团一团地堆叠,一圈一圈地盘绕。从低调到高调,仿佛不过一夜之间,又仿佛已经穿过了万水千山。

秋天即将走过它的最后一个节气,桂花盛大的花事仍在继续。

桂花不一定八月开,到底多久开,开多久,开得疏还是繁,得桂花说了算。

(作者单位:潼南区发改委)

诗/绪/纷/飞

## 蓬安古韵



雨馨

桂香千乘  
江水万骑  
这周子古城里沉睡九百里的大赋  
与我  
在一个暮色将尽的堤岸  
狭路相逢

说什么都晚了  
你信里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可惜只有一个人  
读懂你满心怅惘  
葛蒲向晚 玄鹤不归

这样的夜里  
文君  
我愿意和满城的桂香一起  
陪你

等雨声密布  
等鸿雁传书  
等隔着亘古的月色  
一曲《凤求凰》  
今夕何夕  
夜半醒来

似隔墙有耳  
我依旧听得那纸上  
琴尚鱼尾 锦水有鸯

白头吟 伤离别  
指尖的朱弦  
月下的明镜  
我们

可似曾相识

雨声一层层将纸打湿  
你整夜整夜  
封锁住这桂香  
江面星移  
这桂香都是你曾托付的吗?

九月的蓬安

轻舟江上  
我一路数着鸟影  
江水青绿

我化身桂树  
只为这一生一世的秋山  
此时此刻  
白头不相离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心/香/一/瓣

## 快乐午餐



汪万英

“吃饭咯,吃饭咯!小明(我先生)煮了好多好吃的哟。”中午,父亲兴冲冲地从厨房走到客厅,对躺在沙发上的母亲说。

“我不饿,不想吃。”母亲撒娇。

“不饿也去少吃点嘛。”父亲劝。

“哎呀,你哪有那么多废话,不准说了。”母亲生气了。

父亲拉母亲站起来撑住助步器后,突然唱起来:“话也不准说呀,哪来的这种说(法)?”用的是土家族古老的曲调,听起来哀婉伤感,好像受了很大委屈一样。

“皇后娘娘驾到!请接驾。”我望着厨房戏谑地高喊。

先生在饭厅应答:“儿臣已恭候多时。恭迎皇后娘娘入座用膳。”母亲走近餐桌,先生和父亲悉心搀扶母亲慢慢落座,给她戴上围兜,放好垫桌布和餐巾纸。

“中午接父皇旨意,午后中午的膳食不再打成糊糊,要原汁原味。您先尝几口,如果吃不惯,儿臣再给您打哈。”先生笑着说。

“小明多好的脾气,实在难得找。”母亲看着先生说。

“千万莫惹到,惹到了脾气也不好。”先生笑着说。

我学着父亲的腔调唱:“小明好脾气哟,实在是难得找。”逗得父母哈哈大笑。我让爸爸再唱,被他腼腆婉拒。

“若您唱歌,妈妈会吃得很高兴。”我怂恿父亲。

“南瓜烩鸡蛋(啰儿),加的是白米饭(欧-哪哪)。”父亲终于用啰儿调开唱。

先生从中打岔,唱:“吃饱肚子(哪哪扯-哪哪扯),乐开花(欧-哪哪)。”

父亲接着唱:“全靠小明办(煮)嘛(哪哪扯)。”我们笑翻了,母亲乐得合不拢嘴。

遗憾的是,母亲才吃两口就拒绝了父亲的投喂,露出想哭的表情。先生忙哄她:“母后乖,不哭不哭,我马上重新给您打。”

先生将腊肉炒四季豆,凉拌黄瓜、洋葱,蒸鸡蛋、南瓜,炖的一坨肥肉和白菜,煮的虾滑、冬瓜片、火腿肠和油麦菜,舀适量菜汤,加一勺米饭,放入饺子机,先小键点按几下,再大键长按一分多钟,一钵糊糊就打好了。恰好够母亲的午餐和下午3点、5点的加餐。

母亲抱着装糊糊的瓶子,用吸管嘻嘻呼呼很快喝光,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父亲放下筷子,一直看着母亲吃完,他笑着对我说:“你把打饭菜的视频发给你姐姐,叫她好好生学。二天回来照着做。”

“遵命,父亲大人!”我带着滑稽的表情大声笑答。

母亲餐后坐到沙发上歇息,看着桌上各种药瓶发愁。

“你(一天)不要焦来不要愁,好运在后头。”父亲忽然又唱起来。

母亲深情地望着他,眉开眼笑。

其实我们家是非常严肃的,父母从来一板一眼、不苟言笑。吃饭不准嚼出声,说话不准大声,我们家几乎听不到欢声笑语,非常沉寂。后来父母老了,我们就打趣他们的恩爱故事逗他们开心。近年来母亲越发病重,吃饭困难。我们想让她每顿多吃点,多活几年,于是饭桌上插科打诨、借题发挥。父亲更是积极配合,逗得母亲开心快乐,幸福进食。

父母在,家就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家人共度欢乐时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往/事/回/首

## 味精的味道



刘冲

年少无知时,我曾干过一件荒唐事,跳过中介之物,直接“生吃”味精。

具体是哪一年有些模糊了,反正是在小学阶段。某节课,趁着老师背对着写板书时,同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在我眼前晃了晃,神秘兮兮地问:“尝不尝一下?”

见我有些迟疑,同桌得意洋洋地说:“这叫味精,没听说过吧?是我爸带回来的,好吃得很。”一边说一边把小指头伸进小塑料袋,蘸一下将小指头送入口中,便摇头晃脑地咂咂嘴,很是享受的样子。

这示范效应颇具诱惑力与煽动性,我也现学现卖地依葫芦画瓢。一种从未品尝过的味道令我十分惊异,先是觉得有一股鱼腥味,再回味,又觉得鲜美无比,好神奇!

下课铃声一响,我俩就快步窜出教室,躲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两根小指头你一下我一下地在塑料袋与嘴巴之间轮番游走。那场面就像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谁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不一会工夫,一小包味精就被我俩吃掉了一大半。

俗话说,贪多嚼不烂,我们却是贪多受不了。本来已有些饥饿的胃,感觉有一股东西在其中不停翻涌,顿觉脘腹肚胀,饿得有些发慌。整节课,都在不断地咬紧牙关闭住嘴。好不容易挨到下课,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厕所,想呕吐却只是干呕,最后吐出来的是一泡又一泡的清口水。一番折腾下来,嘴唇木然,胃疼心慌,四肢乏力,差不多一个星期都食欲不振,因为吃什么都没有胃口。

事隔不久,有天晚上家里吃面条,父亲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撕开一个小口,往每个碗里抖落一点。待到我时,我慌忙将碗挪开。父亲一怔,说:“你晓得这是啥子不?味精,味道中的精华!添加了个这个,味道安逸得很!”

但我依然端着碗背过身去,一副拒味精于千里的架势。父亲也是要强的人,想把自己品尝过的美味加以推广分享,岂容当儿子的不领情,不给面子。“不加味精可以,但你总得说出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吧。”

迫不得已,支支吾吾只好把吃味精的事给招了。还没等我交待完,父亲又气又好笑地骂道:“你们两个小憨包儿,把调料当主菜吃,这不是瞎胡闹嘛,不伤胃才怪!”

见我羞愧得面红耳赤,父亲便进行正面的引导和鼓励:“不是味精不好,是你吃法错了,怎么能因自己的过错,反而拒绝了美味呢?我这次去成都,吃了加了味精炒的菜、煮的面,味道硬是安逸,才专门买回来给你们尝尝的。不信的话,你加一点试试看。”

尽管不情不愿,但碍于父亲的威严,只好半推半就地让他往我的碗里抖落一点味精,然后漫无目的地搅拌,夹了一根面条送进口中,机械地咂咂嘴。咂吧咂吧中,一股鲜味渐渐弥漫开来,精神不由为之一振,随后就是一小夹一大夹地往嘴里送,一碗面在“稀里哗啦”中吃个精光。这加了适量味精的面,的确比只有酱油醋的面鲜美多了,也顺吞多了。

一碗面吃完了,感觉意犹未尽,还双手端起碗,将剩下的汤也喝了个精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